



# 森林大火灾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纪实

143



文学丛书

迈著

文艺出版社



石化 S087703A

070578



# 森林大火灾

纪实文学 10

乔 迈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对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多方位、全景式的真实记录。

漫天大火中，有舍生忘死的英雄，也有临阵脱逃的败类；有在人民疾苦面前赴汤蹈火的真志士，也有在国家财产受损时漠不关心的假“公仆”；有一身浩气的共产党员，也有卑琐的个人主义者……

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人在从容潇洒的文字中体味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并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

## 森 林 大 火 灾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纪实

乔 迈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新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350册

ISBN7-5399-0053-9/I·50

---

统一书号：10141·1197 定价：1.35元

责任编辑 汪修荣

## 前 言

一九八七年春天，在中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数百名新闻和文学界人士赶到火区采访，发表了大量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我作为这支大军中的一员，在燃烧的大森林、被大火吞噬的漠河县城以至整个火区，也摸爬滚打了将近一个月，结果便是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六篇稿子。

因为是受出版社和其他刊物之约分别写出来的，为照顾每一篇的相对独立性，在内容上就难免有个别交叉重叠的情况发生，每一篇的表现形式和字数也不尽相同，请广大读者注意到并予以理解。

江苏文艺出版社愿意为这些文字提供结集的便利，他们的说法是：关于这场大火的记录应该“留给历史”。我感到这是一种高尚的动机，同时激励我要使自己的笔更紧地贴近生活，为我们这个大变化的时代留下更忠实更完美的记录。

1987.9.16.于长春

# 目 录

- 1 前 言
- 1 到火区去
- 33 漠河大火记
- 126 西线行
- 139 立体的大森林
- 173 火腾腾，共享一杯羹
- 180 火后论火

# 到火区去

## 宁静的哈尔滨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烧疼了全国人民的心。连着三天，远在南京的出版界的朋友们频频打来长途电话。

你去！你快去！你一定要去！编辑朋友的声音一下子失却了往常的温柔敦厚之旨，改成了命令式。

让我想想，请允许我想想。我说——因为我手头正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做。

这有什么可想的，大火在烧着，懂吗……懂了。懂什么？莫非我是最能不过的扑火队员？那么去吧。

我的所在单位作协吉林分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以后说，你就去！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

就去！

那么就去。

慌慌忙忙打点行囊，竟忘了带棉大衣和电动剃须刀，以致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后，立刻就成了支气管炎患者，使我从火场中穿行了几番之后，慢慢就变成了威武雄壮的毛人。

车过解放大路和同志街交叉路口，我的眼睛一亮。开慢点儿。我说。车早慢了下來。马路牙上，有青年男女们排列成序，都拿着传单和话筒样的东西向路人们呼喊。晴空里飘扬着一面旗帜。吉林大学物理系。旗帜下一块大黑板。两个大字“募捐”。惊心动魄的大字：“无情大火正吞噬我郁郁森林”。同志们，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助我灾民，救我珍宝！……行人们排起了长队……

我急速掉转头。子弹似的，前车窗射上了两滴泪。开快点儿。我说。

39次特别快车。北京——齐齐哈尔。它心同我心，我急它亦急。从长春到哈尔滨，中间大小几十个站，它一站都不肯歇。谢谢你，39次！谢谢你，钢轮和铁轨，扬旗和绿灯，火车和蓝衣战士！数万灾民主要是靠你们疏散的，数万扑火大军主要是你们运送到火场的。大火席卷漠河县城（西林吉镇）和沿线数百公里地面之后，很短时间内，塔河——西林吉铁路就全线通车。我知道，你们是在浓烟和烈火中排山倒海、奋勇前行的，有如翻动扶摇羊角的欢乐的大鸟。大火还在肆虐，生产已经恢复。塔河人民受灾以来第一批支援国家建设的400多立方米优质木材，是通过你们运往四方的，“铁路和邮电职工行动迅速，出色地完成了运输、通讯任务”，5月25日，国务院致大兴安岭扑火总指挥部的电文里，不是这样

评价的吗？

大候车室被分隔成了两部分。一半是普通候车的旅客，另一半是等待转运的灾民。佩戴着袖标的男人和女人在灾民们中间匆匆来去。黄底红字。黑龙江省防火指挥部。女人尽着白衣白帽。穹窿高大，人员密集，听不见她们和灾民说什么。只见到匆匆的脚步，只见到俯身、轻抚和亲切的笑脸，只见到灾民们仰首、点头和同样亲切的笑容。灾民们一律衣着整洁，全无破衣烂衫，一律肤色健康，全无面带菜色。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穿带金丝纽绊的红驼绒衣，蓝涤纶裤，硬塑底坡跟泡沫短腰鞋，两只小胖手摆弄着一件似怡红院快活的丫头们玩的九连环之类的东西，也在人群中逡行，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还管一位戴袖标的卷发小伙子叫叔叔。如果不是03号告诉我，我还认定小姑娘是哪位白衣白帽的娇贵女儿呢。我想像中的灾民不是这样。人们印象中的灾民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像灾民的灾民。

王指挥陪我到处看。许多数字倒背如流。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哈尔滨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任上抽调来此的。03号袖标的佩戴者。

作为受灾地区的省府所在地，哈市募集到的已有钱200余万元，衣物200余万件套，粮票500余万斤。疏散灾民6000多人。“我们感觉好像在打一场战争”。他说。“工作好做，不必像平时那样为芝麻大一点小事也要磨嘴皮子，推来挡去，像打乒乓球似的，一说救灾需要，都说拿去拿去，钱嘛，以后再说，好说……募集来的东西没有破的、烂的，旧的也拆洗干净了才送来，被褥更好，多数是里面三新的，你到前边看看就知道了，还有人送了毛料、哗叽呢——你信不信？”



信！

不断有人过来请示工作。有人谈到吃饭问题。

“再煮20斤米的稀饭好了。”

“我看10斤足够，还有干粮。”

“20斤，20斤……”

“吃不了剩下——”

“剩不下。剩下的是干粮。”03号又转向我，“他们家被毁了，攒多少年的家底被一把火烧光了，有的亲人遇难，或者至今不知道下落，又是长途转送来的，个个着急上火，干的吃不下去。昨天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跟我说，她多少天没吃过带粒的粮食了，一听面包、饼干就害怕。”

灾民们感谢03号对他们细致入微的关怀。

“粥要熬得稀，别像俗话说说的，二姑娘不出们——粘粘乎乎地，一剜一块没法吃。”

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他的时间，急忙称谢告辞，他派人送我上了373次列车。

北方名城的上空阴云笼罩，气压很低。阴云飞动，眼看着要压到车窗前边来了。那是大兴安岭飘过来的烟吗？探出头去嗅了嗅，有煤烟味却没有柴烟味，知道不是。早知道不会是。这里离那里尚有上千里地呢。知道不是也这么想。什么事都联想到它。满车厢人谈论的都是它。373次直达快车，三棵树——加格达奇。

轰轰隆隆地走过来几位解放军，像开过来一队坦克。皮大衣上显眼的大三角口子。军服上一块块黑迹，深黑的是烟迹炭迹，浅黑的是水迹泥迹。军容不整，却是最令人起敬的军容。满车厢人都向他们注目。车厢里骚动起来。然而车窗外

边，太阳岛照样安安静静，列车驰过松花江大桥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也不能搅乱这宁静。

异域风味的小小农舍：滚水檐长长的，山墙呈尖尖的锐角，压得窗子像深陷进去的碧眼。门前小江汉岸旁拴着划子，叫人想起一句诗来：“野渡无人舟自横”。小四轮拖拉机在地里慢慢蠕动，后边跟着人。节气晚，只因纬度高，播种拖到此时，一个系红头巾的少女向我——和我们的列车招手。她的头巾红得像火。怎么又联想到了它？我和我们的列车就是奔它去的。

加格达奇，蒙古语的意思是“大森林中的地方”。从哈尔滨坐直快列车迤迤西北行，路上要走大约15个小时，到了加格达奇，就意味着进了大兴安岭。对内地人说起到大兴安岭去，就好比说往西北去塔克拉玛干，往西南去青藏高原，往南去五指山，或者往东南去日月潭游历一样。

加格达奇，好大的烟味呀！北方山上红光照亮森林的地方，是烧得我们心疼的大火么？

## 美丽的加格达奇

坐了一夜车，直到列车停靠在站台上，我们争先恐后跳下来以后才发现，我们的373次旅客列车后边拖着一节大闷罐车。嘿哟呼吼地，一群人涌过去卸车，原来尽是面包、袋装饼干、各式蛋糕、大香肠、火腿肠、鱼肠、各类罐头，还有咸菜。坦克样的几位军人也过去招呼。我赶紧追踪询问，原来押车的正是他们的战友——驻黑龙江省某集团军运输队。东西卸下一部分给本地的灾民，另外的还要北运，供给该集团军的扑火部

队。据说，自5月7日以来，除了数不清的专列以外，373次每天都要拖这么一节大尾巴。对哈尔滨来说，加格达奇已是扑火前线，但就塔河和漠河而言，这里却是后方。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即驻节于此，因而这儿也是大兴安岭中最大的城市。现在它理所当然地成了扑火前线的后勤支援基地。

“后方”毕竟有别于前方，加格达奇也并没有多少硝烟的气息，我一下车闻到的烟味，原来是来自人家的早炊。那森林上头红光照亮的地方，却是晨曦的反照。加格达奇，大森林腹地中的骄子，群山环抱，一座座山峰平缓而浑圆，好像母亲圣洁的胸乳。山上郁郁葱葱，成片的落叶松、红云杉和美丽绝伦的白桦布满山间，空气清新得醉人，地面开阔得令人心旷神怡，人站在这里，绝没有置身大山中的感觉。大兴安岭的山，不奇，不险，体现的是安详的美，平和的美，宁静的母性的美。因为地域辽阔，小小城市拓出的大街又宽又直。城市主干道取名为兴安大街，街旁楼房林立，但无高层建筑，楼与楼的间距甚大，宽宽松松，敞敞亮亮，好像这儿的人们在城市建设中，特别重视为自己和他人保留最大限度的生存空间。拥挤，嘈杂，空气和噪声污染，车流和立交桥对人们的压迫感，塔式和盒式高层楼房对空间、因而也是对心理的挤压感等等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疾患，在这儿全然没有。

但这儿也决不是落后、野蛮、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东北大铁路网在这里延伸着最活跃的筋脉，山里的风和山外的风每日每时都在这里交会，改变着山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男孩子也穿大花格T恤衫，女孩子也穿紧身牛仔裤，而高大

健壮的男人和同样高大健壮的女人的群体，依旧以他们的健康、力量和劳动者的气概压倒群芳，使人更加意识到大兴安岭首府刚性格——大山母亲圣洁的胸乳养育出的男儿和女儿。

大街上人们表情平静，商店里熙熙攘攘，只有作为前线扑火指挥部转接站的林海宾馆里，人们繁忙而紧张。工作人员都表情严峻，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不停地楼上楼下跑，拷照像机或摄影机的记者挤来挤去，我就是在这儿碰到林业部的李局长的。一看到他，我就闪电般地想到他是东北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谦逊地微笑着，我凑上去就自我介绍。

没错。他是从大兴安岭调去林业部工作的，任森林工业局的副局长。正在深圳开一个什么会。部里边一定认准他是一位森林专家，懂得救治森林大火，这才紧急命令他放弃开会赶来救火。三天之内，他从中国最南边跑到最北边，由穿衬衫到披棉大衣。他急急忙忙，慌慌张张，路过北京时，家都没回，就直接下这架飞机上那架飞机（部里先给他订了飞机票）。我觉得他这么急迫好像是为了我。

“你要去哪儿？”

“塔河。您呢？”

“我也是。”

“您怎么走？”

“有一架直升飞机……”

“特为接您的专机？”

“哪里！中国民航总部给送来一些新鲜蔬菜，要赶着运到塔河去。”

“我……能借您的光吗？”我赶紧亮出了介绍信，并且

指点着，“这儿，这儿……”出版社的那位朋友最细心不过，电话命令式中没有忘记提醒我介绍信的写法，我照办了，把仅有的一点“优势”都开列上去了，如“系中共正式党员”之类。本来是打算到了总指挥部以后索要材料什么用的，没想到先在这里给派了用场。

也许是“优势”发挥了奇效，李局长向我伸过手来，微笑也变得愈加亲切。

“我看问题不大”他说，“位置总会有”。

我立刻高兴起来，连声道谢。

“走，先吃饭去，吃了饭坐车去机场，不过……不过恐怕还得跟韩局长打个招呼，都是她安排的。”

立刻闪过来一位高大苗条、穿鸭青色风衣的年轻女人，当我们在餐桌边落座之后。我注意到她走路虽然轻风一般快，两只脚却有些迈不均匀，一跛一颠的，很使她的潇洒气质减弱了好些。她坐下来操起筷子吃完就走了。

地区森林管理局韩副局长。李局长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我又赶紧亮出了我的介绍信，并且指点着，“这儿，这儿……”“听说过你这个名儿，”她说。

我眼巴巴地望着李局长和他的秘书被人招呼走了，心里乱糟糟地。扔下我怎么办呢？我正在胡思乱想，韩副局长风风火火地回来了。“你咋还不快上车？”一声断喝。

怪不得刚扒拉两口饭，她就扔下筷子走了。原来她去给机场打了电话。现在还要送我们去机场。

我受到关照，胆子大了起来，开始探询她的情况。她自己讲的少，别人介绍的多。西林吉和塔河那边大火一烧起来，她就赶到现场。她爱人也救火去了。家里扔下了一个孩

子，给买了一堆饼干，叫将就吃。三天三夜她没下火线，三天三夜她不吃不睡。第一天嘴唇上鼓满了大泡，第二天嗓子哑得发不出声，第三天腿受了伤。如今，唇上大泡消了，嗓子不那么哑了，只有腿伤未愈，走路便只好一跛一颠，顾不得局长的风度了。

“大兴安岭人抗磕打。”她说，“哪年不打几回山火？打起火来谁顾得吃、顾得睡了？怪就怪在往年的火一打就灭，今年的火倒越打越大发了。来无踪，去无影，叫你顾了东顾不了西。我算个啥，几个局长都在前边扑着干，身上都长了虱子。邱老板（地区专员兼局长）又急又累，吐了血。我们几个副局长还能轮换着上，他是一把手，没人换他，换他他也不下来。有的领导说，要给你们邱局长记功，还有塔河局长荆家良，要给你们林业系统的指挥官记功，他们对保卫塔河县城做了很大贡献。邱老板现在正在塔河前线呢，你一定要想法见到他。”

“那还用说？”我说，“等从前线回来，我还想去拜访你，如果局长大人肯接待的话。”

她大笑了起来，遥指前方说，到了。

我数了数，小小机场上停着12架飞机：米8直升机，运5双翅膀机，双水獭型红外探火机。这里的正式名称是“加格达奇护林航空站”。本来只有一项航空护林的任务，现在则成了通往火区的重要空中交通枢纽，从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白城等地来的飞机都通过这儿转航。管理局特派了一位秘书长来此指导工作。

中国民航782号直升飞机活像一只多翅膀的大蜻蜓。长长的螺旋桨叶片转动起来，搅得尘土飞扬，于是大蜻蜓尾巴一

翘，便拔地而起，刚刚飞到几十米高，就轻捷地昂头斜向飞去，边前行边爬高，一路上发出轰鸣，机身不停地抖。

向北，仍旧是向北。机翼下展开着大兴安岭连绵无尽的千峰万壑，到处可见宽阔的谷地，弯弯曲曲的河流，许多地方河水没有融尽，残留着边缘不规则的乳白团块，山的主脉向外围过渡时渐渐变低变缓，成为丘陵，并且终于与丘陵地带融为一体。

直升机密封不好，烟火味不时旋进来，先还没有留心，以为是心理过敏。后来，机舱里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起来，就连经验丰富的李局长也微笑着点头首肯，这才认定确实。急忙忙趴在舷窗往外看，仍旧是白云在我们上头，青山在我们下边，天还是那么蓝，树依然那么绿，生命的原色继续主宰着这一片世界，凶焰万丈的火神似乎还无法君临此地。但人们已经意识到，塔河距此不远了。继被大火吞噬的漠河县城之后，它是受到威胁的第二座县城。国务院扑火领导小组对大兴安岭扑火军民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塔河的安全。而现在，城区还没有进入视野，烟的气息已经传过来，这是怎样的预兆呢？

## 骚动不安的塔河

事后得知，就在我们的米8直升机掠过山山岭岭飞向塔河的时候，扑火前线总指挥部所辖东部战区二万余名扑火大军，经过极艰苦的反复争夺，顽强地阻遏了逼近县城20公里处的大火前锋，并且不失时机地利用河流、道路为依托，胜利打通了县城外围长达259公里的马蹄形防火隔离带，把宽达数

十公里、四处流窜、左冲右突的火群，堵截在了县城大门之外。这就是蔚为奇观、惊心动魄的“塔河保卫战”。

如果不是5月7日燃起的这场特大森林火灾，塔河断不会像如今这样为世人所知。它现在是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总部大本营就设在火车站附近的县农机局院内一座三层楼里。这里高级领导干部云集，门前、楼内警卫森严。据说，扑火高潮时，这里曾一下子集中了林业部的两位副部长，沈阳军区的一位副司令，三个集团军的军长，另有黑龙江省的两位书记，四位省长和副省长，以及四名常委。院子里，带有“总指××号”的小车排成方队，所有车辆无论任何时候都处于一级待命状态。

我曾经有幸进入这个大院，并且靠了林业部一位领导和省军区于副司令的关照，大本营保卫部门破例允许我进入作战指挥室参观兼采访。

这是设在一楼的一个极大的房间，仿佛原先做过会议室或者小礼堂，但现在它却显得拥挤而且乱糟糟。几张大桌子拼在一起变成了更大的桌子，上面铺着比桌面还大的火区形势图，旁边永远有人围着，研究或作出决定。像这样大的桌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另外还有稍小些的，那上边就摆满了电话机。墙上也挂着各种比例大小不等的地形图，都用红铅笔或绿铅笔作出了标志。

许多人在同时讲话，许多电话在同时通话，许多人进进出出，许多支烟卷在同时施放烟雾。作战指挥室名副其实，因为这里军人占了压倒多数。他们把扑火当成了作战，用指挥作战的方法指挥扑火。军令如山倒。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保证了时间和效率，遗憾的是扑火大军里边不但有军人，而且



有老百姓。这就难免发生彼此不适应的情况。不适应变得尖锐了，就会出现争辩，争辩的声音力度提高了，在局外人听起来就像吵架。

我真的在作战指挥室里看到了一次吵架。双方都很激动，有一方还拍了桌子。

那天人们的心里有火。心火是由林火引起的。

位于塔河西北方向约50公里的蒙克山火头本已扑灭，但昨夜好大风，死火又变明火，而且几处明火连成片，一举突破了经营多日的东线火区蒙克山防地，又呼啸南下，威胁塔河县城。恰好昨天夜里我也到过蒙克山，我是为着某集团军战士采用以火攻火的办法、打隔离带的壮观场面去的。但是我扑了个空。浓浓的夜色里，一个小兵指着停靠在路旁的一大长溜汽车说，打完了，打完了，我们马上转移。不料，他们前脚一撤，后脚大火又烧了起来。

难怪坐在作战指挥室大地图前边的赵参谋长一支接一支吸烟，眉头皱成了大疙瘩。昨晚，就在我搭车去蒙克山之前，他还给我和另外几名摄影记者介绍了半天情况，而且谈笑风生。那时候我的印象是，东线无战事，西线较吃紧。

但谁也没有料到只一夜工夫，西线突然紧张起来。“总指”原来计划的沿阿里亚齐河、伊力坎河和富克山河谷打的一条百里防火带还没有完成，就被大火突破。火头如同铁骑，昨夜强行疾进18公里，竟把我们的防火线变成了它的后方。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最令人不安的是，西线这股火头自5月7日席卷西林吉镇并三个林业局以来，日益骄横，凶悍异常，四面出击，八方骚扰。驻吉林省某集团军在这里已经连续苦战多日，可惜力尽关山难解围，反被大火迫得节节